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陳順
書香

表
勵準署端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于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八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如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閭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于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忱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

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旣定於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甯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箪尙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厯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厯九渡河而後北會于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于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之

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旣不能以復見至於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怫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惕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于此雖然今之學者尙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臯翺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于有言

不至於此不及也是有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嘆也悲夫邑人
吳萊撰

敘倪石陵書

宋景濂傳倪公朴于文學浦陽人物記可考也公當宋紹興中爲書萬言論滅虜事宜弗得進韶子讀其傳尙論其人求其遺書得於鄉人趙氏之壁遂併他所考錄刻之名曰倪石陵書舉重也公以布衣而有廟堂之志以文儒而兼武將之略是書其緒餘爾而弗一試此予所以重有感慨痛念于斯也嗚呼公譬則良醫也是書譬則良方也良醫逝而良方存不患乎其不試也公何以有是哉浦陽山川之勝之所萃也觀公之直節勁氣壁立萬仞發於議論如山嶽隨步異狀疊見迭出巍乎其高是有得於仙華者也通達事理周流無滯發於議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乎其無窮是有得於浦泖者也今皆泯滅無傳焉嗚呼惜哉是刻成以布于邑人邑人曰斯文不墜侯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顧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眾矣此其一爾浦陽之文眾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尙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

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
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

倪石陵本傳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恆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貨雄于鄉初衢婺嘗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奏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應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者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雋不羈喜舞劒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之于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

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尙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于書過眼不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鐘刻爲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已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于易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已多談內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眞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

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尅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關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朗烈照耀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勲奈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乎王業終至偏安父讐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金華宋濂撰

又傳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爲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爲書萬言極論滅虜事不果上究悉用兵攻守險要事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爲人伉直不能委曲里豪樓益恭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搆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

年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者今存集七卷會元志失考云蘭谿吳師道撰

前傳見宋景濂浦陽人物記後傳見吳正傳敬鄉錄列於篇端以見公之大概云爾麻城毛鳳韶識

倪石陵書傳

倪石陵書

續金華叢書

書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猶且爲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敵之勢可以必滅者有四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強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強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強弱不敵衆寡不鬪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敗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強弱衆寡小大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強胡爲而喪苻堅舉百萬之衆胡爲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強則易挫柔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強敵易滅弱敵難向使嬴秦不并天下而獨據關雘之險劉項雖強能

夷而滅之乎向使苻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邊徼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強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於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而滅之苻堅之智力百倍於東晉而謝元以八千步卒挫之況今之敵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智力更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爲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甚易者此也敵之可以必滅者有四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強壯之夫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於犯我而隙先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非係於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聞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

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
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知者無所施其謀
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効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
樂鬪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
三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於天下而固結於人心垂二百
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爲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
爲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
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
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敵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四者大抵以利害
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矣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
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其剝斂於我久矣三軍怒其陵
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敵
而在蕭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漸習之効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化今爲